

郎

潛

二

筆

燕下鄉睦錄卷十

鄞 陳康祺著

海甯查慎行夏重嗣璫查浦昆季皆負雋才少以詩文相劇切康熙庚辰癸未後先成進士入詞苑同館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歸又二年查浦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年適與同夏重七十外刻詩查浦繼之兄弟互相爲序天倫唱和之樂坡谷不如余久遭鵠原之痛者讀二查集不覺黯然

冬心徵士以書畫遨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僦從亦各擅一藝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

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閏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
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自徵士癖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
十數蘭陵陳彭亦學畫竹竟可亂真庸保都養乃有如
許雅材徵士之識趣可想

圖文襄公海初爲中書舍人

世祖幸南苑公負寶以從

上見其舉止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
及康熙初西征授鉞果建大勛

文襄公明亮少尙履親王郡主王母如薨奉移之

東陵道路積潦昇夫憚行公躬行泥淖嚮導昇夫不從

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伍整肅如行軍王竊歎曰
吾家快婿

國家大將材也公卒以金川湖北軍營立功

三藩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京師無兵
可調盈廷震愕

聖祖命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公赴得勝門
外教場閱畢卽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
者置不問比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
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眾踴躍無不一
當百勝於節制之師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租稅以恤

邊氓蓋以烏合之衆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

淮陰侯驅市人而戰知此術矣

按魏源聖武記載此事亦以淮陰爲此而深

恐後人之藉

口意甚深遠一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爲冠邊功戰略炳喬旗
常無待述矣其行軍實由天授有爲自古名將所未嘗
到者自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
何處有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
兵乘之又能望雲氣決賊勢之盛衰此戰之勝負察山
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窖識賊馬之多寡驗馬
矢料敵去之遠近卽倉猝閒手彈弓弦亦能預測利鈍

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不可殫述

按望氣之說屢

見史策古名將皆能之北齊時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祕傳不知今尙魏氏有傳者否

聖武記稱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康祺謂是直天生李晟爲

社稷耳豈獨文襄一人福命致之哉

川楚用兵以忠毅公額勒登保爲經略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衄直陳不諱

仁宗嘉公不欺並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後知名臣幕府未可參佐非人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將材相業冠絕一朝相傳公在行營每軍務空憇帳中獨坐飲酒吸淡巴菰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或喜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贖故人樂爲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卽日授副將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爲用文成洵神人哉

國朝武功鑠千古而將才輩出亦頗隨地脈爲轉移從龍諸佐蔚起關外及康熙平三藩後則漢臣名將西北

爲多如提督侯爵張勇及其子雲翼提督男爵梁化鳳
及其子浙閩總督鼎提督子爵王郡及其子總兵守乾
提督陳福及子提督大用廣東提督殷化行貴州提督
楊天縱提督副將軍董芳皆陝西人雲南提督伯簡趙
良棟及子廣東總督宏燦巡撫加總督銜宏燮提督將
軍王進寶及子總兵用子提督岳昇龍及弟提督超龍
子威信公大將軍鍾琪提督鍾璜孫巡撫濬提督馬際
伯與弟提督見伯總兵覲伯副將顯伯提督潘育龍與
姪孫提督元善提督韓良輔與子提督勳總兵師帝賓
與子提督懿德提督樊廷與子總兵經文又兄弟總兵

康泰康海總兵圖形紫光閣高天喜皆甘肅人及三省
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賊橫而閩帥繼起至於粵
匪邊平凡著名將帥盡隸湖南勦擒之役參以皖將二
百餘年來以一省人材備五等封爵者前惟四川嘉慶中十
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後惟福建近年之湖南所少者公簡耳如
曾文正左相國封侯曾中丞國荃封伯李忠壯公臣興
劉京卿錦棠封子提督蕭公孚泗今長江提督黃公翼
升封男而又有併騎都尉雲騎尉爲子男之爵者數家
蓋楚才獨盛矣總觀前事地脈遷變理或有之然苟非
一二命世大人提倡忠義物色英雄訓練而羈縻之恐

可亭相國督南河積勞邁疾假歸里門時河工未歲雨
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

睿廟以斯事艱鉅

命戴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麟赴工審度並

諭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

卿叔父故文端紀

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

天語到柴門之句以朝夕夾輔之重臣

恩子往返四千餘里以慰其家庭骨肉之私爲史冊紀

載所未有蓋

睿廟極重戴氏叔姪欲並寄以股肱心膂其儲參大政之意已於是乎定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滿相托文定公津漢相大庾戴公均元扈灤陽圍甫

駐蹕

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二公督內臣檢

御篋十數事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文定壞金鎖發盒得

寶書遂相偕奉

宣宗卽大位率文武隨 瑞邸行禮乃發喪中外晏然

服二相之鎮定

敬按是則本包世臣大庾神道碑與實錄所紀稍異

可亭相國清慎慈誠蒙

仁宗破格恩以漢臣總理內務府工程處冀變積習而
公三督工程皆獲咎譴初以監修

吉地失察工弊奪一官禿宮銜花翎繼以

裕陵隆恩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而十五六年之
頃遽致蠹朽公方由河督起病坐是遷副都及公旣予
告歸適

寶華峪地宮滲水被

嚴旨與英相國和同逮籍家產才值萬餘緡

宣宗意稍解除名放還包慎伯撰公墓碑遂謂舊例內務府事務不使漢大臣參預良有深意康祺以爲慎伯之言非也內務府卽秦漢已後之少府在周官屬之冢宰滿漢大學士均得與聞儻必防謠蠱之螫人聽漏卮之旁決大臣謀國義不宜然

三代賢臣享年最永者以召公奭爲第一春秋則推蒧伯玉

本朝宰輔頤壽引年可亭相國其稱首矣公年九十有五公長子戶部郎中詩亨侍養在籍年將八十依依膝

下如嬰兒人呼爲小萊子

索佳氏約齋侍郎額勒布官戶部郎中時以管部王大臣密薦廉能第一

特旨擢本部侍郎管錢法堂事務異數也

乾嘉以前淮綱繁富甲天下視鹺使者驕貴簡出出則輿從華盛倍封圻金錢揮霍一斥鉅萬額少農勒布官兩淮力矯積弊常從二三騎自策羸穿街巷禱雨甘泉山輒步烈日中往返三數十里舊例別庫歲徵幾千萬乃鹺賈結交勢要物聽使者主持公壹不問遊客來謁自餽肴疏果餌數器而已曰吾爲揚州開一生面也嘉

慶戊辰被議入都離賈送至王家營環跪納會子四紙
紙各鏹十萬公詰何爲僉曰大人節官費歲數十萬又
奏增鹽息至分半歲溢且二百萬計大人按臨六載眾
商所受恩且累千萬區區者誠不足言報稱公曰我前
節官費以爲今日地是攬寮案所應有也請增鹽息者
爲岸猶持若短長耳若等竟以作市價是杼民以益商
我負疚滋重况分若肥耶必不聽者以狀上

聞矣是年秋公故當覲

聖例以珍玩爲面貢公閱實製備僅值十六萬先期貯
京第及至都部議當差熱河不得面無用貢公瀕赴戊

遣使悉送還揚州費腳價銀六千實已資也嗚呼處脂

不潤如公誠可質古人矣

按公少時奔喪至山西士人
諱費萬金爲聘公一無所受

事聞

仁宗大嘉許可知自古名臣必於
微賤時培養風節百爾君子蓋共勉之

吳槐江制軍充軍機章京久阿文成公甚器之大學士
伯和珩同掌樞府積不平嘉慶初政文成既薨

純廟幸灤陽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夕以

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吳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少頃珩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
上行走以助若珅謂吳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按公時官
通政司參

議

上命加三品卿銜珅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
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
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珅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乃居公下珅之奸詐如此珅之能行其奸詐

者亦僅如此

按傅公森任侍郎久前一日甚厲人其危之及上直乃知

召見詰問聖意疑公

誠度或未勝大用試而後授也

嘉慶丙辰川楚軍興賊氛逼荊州城岌岌無守礮漢壽亭侯忽示夢於馬廠掘獲礮九位石子十萬斤奏聞錫名曰神賜大礮攷荊州大廟卽當日幕府故趾宜祚順佑民威靈尤赫赫云

凌曉樓先生曙嘉慶閒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尤精審其少時讀書之苦有與牧豕負薪相彷彿者先生以一孤童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卽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

詰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先生乘夜狙其軒外
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先生憤甚求得
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
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童子從君游則書必熟
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書遂博通博
壹學以大成先生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似舅先
生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遂末自課之且教且學劉齒未
壯並成通儒觀凌氏舅甥有志之士其勿以孤寒自沮
矣

包慎伯作甘泉薛傳均子韻墓碑敘述交友多嘉道閒

漢學之儒頗有裨於纂學案記師承者爲節錄其大略

以貽學子碑云子韻少與儀徵劉文淇孟瞻涇包慎言

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及子弟季懷

按名世榮

五人者相結

爲本原之學孟瞻孟開季懷治詩攻毛鄭氏治易攻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爲本砥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子韻突其得失而右錢氏又云子駉冠展側江淮閒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曜而讀書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

厭同邑

按謂涇縣

人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

勤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實應劉寶楠楚楨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穀小城單精許鄭尤長於地理黦俞正燮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竺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吳越英雋畧備於斯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訓詁者卒莫如子韻之善慎伯是作於近時漢學家數蓋已什得八九矣

曾文正文鈔歐陽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

傳先生龜善爲古文辭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劉君大榭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厯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已久，尤精力之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

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昌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姚先生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於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以相從學文爲事旣而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

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潏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讀此則古文家桐城一派亦已什得八九

按歐陽生名勳

漁洋居易錄云弋陽汪少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盂而香滑迥異常米問所從出云是四川以歲例入貢者其米生於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年則更取之康祺按米產鳥尾事太不經卽有此貢殆亦如燕銜海

魚援採山葬物以罕異見珍故明代因以進御然他處

不見紀載

錢唐張雲璈有鷓鴣米詩亦據漁洋一言初非實有聞見

想幸值

聖明從前蜀帥必已抗疏裁罷矣

無錫楊明府夢槎乾隆閒以孝廉令四川酆都值金川酋逆命調赴監製礮位屢有功癸巳六月大軍至木果木山夜半賊劫礮局遂擁之去環叩用礮之法明府陽教之而陰詭其製反裂殪賊無算賊酋切齒剝其屍如泥事聞

詔贈兵備道

賜祭葬蔭一子如其官嗚呼烈且智已

稽文恭公當國其相業人共稱之其清操容有不甚知者比公晚年予告常膳至不能具兼味歿未一載嬾眠胡同第宅卽屬他姓中外感服始歎公之清恐人知公壻張雲璈詩有云老屋區區留不得而今始識相公貧蓋紀實云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

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鑒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

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
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
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畧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
義授之卒爲經畧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
溯舊聞也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敬蜀人金公
趾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每可望爲董卓
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同張
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胡桂丁封爵自
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
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郢書之效矣

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三次南巡由浙回蘇

駕幸洞庭東山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埧田賠糧收紙付

巡撫

上問扈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
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潮衝坍隄
岸故今有八百里

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
水東一處卽如烏程之湖溇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
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澗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
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遂
諭令查明奏免康祺敬按

聖祖德量同天六十年中如此偏恩豈勝枚數惟牛守
備以未弁前驅忽邀

清問在他人當已跼蹐乖常而乃奏對從容既歷舉夙
所諳習之江浙水道地形復毅然爲民請命其學識殆
出儒臣上矣

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
年物也

聖祖南巡每幸園嘗撫玩不置第六次

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合抱凌雲勢不
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

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

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康熙乙酉五次

南巡至蘇州三月十八日

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等有書法精熟願赴

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甯蘇州兩處俟回鑾
日親加考試越一月

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試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
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鈺等十人俱赴

行宮引見各蒙

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

常熟翁鐵菴司寇受要人旨劾湯文正而據其位何義門請削門生籍屢見前人紀載余初筆亦述及之唯履園叢話稱卽墨郭公琇令吳江時前撫余國柱方掌綸扉徵賄巨萬不與嗾人劾奏虞山司寇從而和之長洲貢生何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與他說稍異未知孰是

乾隆四十六年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昆明錢南

園通政澧方爲御史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亂法營私但查亶望爲藩司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豪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人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便舉發甚非大臣所以居心奏入

上是之奪沅爵三級先是科道衙門自李淑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自此疏出而一時臺閣凜然生風

錢南園通政復有疏劾東撫國泰一事甚有益當時大局奏言山東吏治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

所屬州縣虧空纍纍請

旨按問且言嗣後願

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

上覽奏卽命軍機處傳訊已而有

旨隨同軍機大臣和坤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其時和坤柄國而國秦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爲通政危及抵境和已授意國秦彌縫輒以危言相恫喝幸劉文清深知其弊常與通政密商比到省盤查則和先揚言不用全數彈兌抽查至數十封無短絀和遽起回館舍通政請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蓋借請

商賈以充數者因詰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賈來
領大呼曰遲來卽八官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爲一空
復往盤他府亦然案遂定和亦無如何也於是國泰與
藩司于易簡俱拏交刑部治罪

高宗嘉之許爲敢言語云批龍鱗易拏虎鬚難通政是
舉若非

聖君在御賢相同舟其不爲珎所搏噬也幾希

錢南園視湖南學不通干謁不受苞苴取士至公士子
莫不誠服期滿留任適丁母憂聞訃之日星夜出城宿
於旅舍卽委員齎印交巡撫次早啟行大吏已下追送

賻儀皆拒不受嗚呼舉察廉孝者身範當如是已

錢南園重入諫垣

按南園以督學湖南時荊州水災城

地及孝感有活理人命之案不行查

奏部議革職留任後復加

恩以主事用攷合甲革留

始仍官御史事在乾隆

末年殆和珅與有力也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議

論不和辦事不同一處慮開朋黨之禍南園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相可否此定例也近惟阿桂在軍機處餘或在

內右門或在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趨走多歧恐生事端况

內右門近接

養心殿不能不與內監習狎萬有一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請

飭諸大臣循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

高宗覽奏切責大臣謂錢澧所奏甚是卽令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已下咸稱爲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屢加究詰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

燕下鄉脞錄卷十終

燕下鄉勝錄卷十一

鄞 陳康祺著

本朝狀元自順治三年迄同治十三年凡九十三人江南一省得四十五人常熟一縣已得六人蓋順治戊戌孫承恩康熙己未歸允肅庚辰汪繹戊戌汪應銓咸豐丙辰翁同龢同治癸亥翁曾源也翁氏叔姪八年中兩得大魁科第之盛已無比儷

詳初筆

所尤奇者道光丁未

龐文恪公鍾璠以第三人及第翁文端弟子也越庚戌一科至咸豐壬子楊太常泗孫以第二人及第亦文端弟子也復越癸丑一科至丙辰文端子適爲第一人天

于一周三鼎甲蟬聯鵲起同在一城又同承文端公門
牆堂構之遺衣鉢箕裘之緒談形勝者謂虞山地脈使
然豈果專藉地脈歟

按三君在朝並以文章政術見稱益見文端遺澤之遠

鎮洋制府撫河南乾隆五十二年湖北荊州府江水暴
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
得襄陽飛信制府即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
楚賑濟一面奏聞

高宗大加獎賞不數日擢兩湖總督昔汲長孺之發倉
猶待矯詔且所發粟數史亦無徵制府此舉固由仰體
聖慈其識量亦不媿封疆矣

錢梅谿泳履園叢話耆舊一門載畢秋帆督兩湖時值
公相和珅年四十自宰相已下皆有幣帛賀之惟秋帆
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爲公相壽梅谿曰公
將以此詩入永山錄中耶秋帆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
交和相云云康祺按秋帆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
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梅谿畢
氏客固宜諱莫如深惟欲以拒絕權門歸功於一言之
諫沮其然豈其然乎

吳文節公文鎔之督兩湖也粵賊方由江西回竄田家
鎮師潰省城戒嚴時咸豐三年九月公受任甫三日也

巡撫崇綸懼欲逃揚言督兵營城外公策馬往詰則曰
饜紕兵單城豈能守公正色曰汝朝廷二品官何出此
語此時吾輩舍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八字外豈有他策
撫臣曰公欲死節博美名耳軍興疆臣多併節吾二人
頭顱儻再落么麼手如國體何公忿不能遏拔佩刀斫
几上曰誰再言出城者汗吾刃撫臣齒戰面土色惕惕
然驚不復能正視公嬰城固守數十日竟擊退劇賊城
賴以完撫臣則大憾所籌畫悉反公所爲檄饜徵兵百
計齟齬十一月公遵

旨督兵攻黃州賊少有斬獲明年正月移駐堵城

距城五十

里賊縱火焚營壘士卒驚潰公遂被害公雖以同舟非
人賜履淪沒而建祠

錫謚卹典崇優彼無臣者旋奉

嚴旨逮問徒以畏罪自盡倖免秋官失律之誅亦足見
聖朝之彰瘡矣士君子讀聖賢書食君父祿時變倉卒
匡濟無功堂堂七尺之軀奈何不以馬革裹之而幾使
歐刀飲血哉

咸豐閒髮捻縱橫英夷內擾侍郎某某輩屢駕鋒輅囊
橐充牣遂託詞養親乞退計將爲多牛翁老矣轉徙兵
閒生事日迫而同治初元劇寇以次削平還顧堂上衰

病無恙則又款段入都疏稱大亂初已時事艱難臣受恩最深臣親尙康健不敢不出云云朝士詫異有改成語以譏之者曰世亂見孝子家貧出忠臣夫仕宦嫖巧之習後生輕薄之談不足污吾筆姑錄其事爲進退失據者戒也諱其姓名存忠厚也

近數十年

殿廷考試專尙楷法不復問策論之優劣以致空疏淺陋鏡列清班甚至有抄襲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而讀卷諸公評騰楷法又苛求之點畫之間有一字古體帖體依說文篆隸而不合時式者卽工楷亦置下等

康祺偶見廠肆有乾嘉年間殿試策不爾也朱侍講道
然云其先德侍郎公及第時不爾也此風不知開自何
時後詢之童少宰華云

宣宗初登極以每日披覽奏本外中外題本蠅頭細書
高可數尺雖窮日夜之力未能徧閱若竟不置目恐啟
欺蒙嘗試之弊嘗問之曹文正公振鏞公曰

皇上幾暇但抽閱數本見有點畫謬誤者用朱筆抹出
發出後臣下傳觀知

乙覽所及細微不遺自不敢怠忽從事矣

上可其言從之於是一時廷臣承望風旨以爲奏摺且

然何況士子試卷而變本加厲遂至一畫之長短一黠之肥瘦無不尋瑕索垢評第妍媸以

朝廷掄才大典效賤工巧匠雕鏤組織者之程材而士子舉筆偶差關繫畢生榮辱末學濫進豪傑灰心疲瘵若斯雖堯舜皋夔之聖賢豈能逆料與文正晚年頗以爲悔故少宰獲聞之康祺嘗謂今日科舉望其得士必自殿廷考試用謄錄始試質之有心者

李敏達公衛爲浙江總督時疏言鄞縣大嵩港灌民田數萬畝日久淤淺且無支河蓄水請疏通大嵩港於港口建壩分濬支河於通海之橫山頭等處築土塘井石

閘六又鎮海之靈巖太邱二鄉有浦口通流入海閘已
圯廢應築塘修閘以資蓄洩並從之吾郡僻處海東距
省會四百餘里大吏耳目所不及寇亂已前凡捐輸抽
釐之事則以爲商賈輻輳土壤膏沃所以擾民者無不
至而農田水利及守上長吏之貪廉大府無過而問者
敏達雖恃氣驕倨不純用儒術而澤及海隅蓋猶封疆
中之佼佼者也

前卷紀和珅爲伍彌泰外孫蓋滿洲人多云然而吳督
部熊光亦著之筆錄者也康祺謂伍公與和珅先後入
相或是珅繼母之父昔無確證頃觀包慎伯中衢一勺

郭君傳云嘉公謨爲河庫道大學士忠襄伯和珅其外孫也珅少貧每遣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飲助嘉公資以白金五十兩君方爲河庫道吏與全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爲人僕從苦如此亦資之如嘉公數珅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金嘉公怒詈遣之珅遂私出都詣嘉公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從容語嘉公曰吏見和郎君貴當在大人上大人毋薄其貧且大父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汝善和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乃出金授君曰卽日爲我遣之君招至酒樓

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
黎乞命既爲具鞍馬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其後坤
以戶部尙書爲軍機大臣扈

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君約相見於仲興君曰
吾始謂若主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賊吏逋逃藪毒
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懲息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
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後卒如君言嘉公後官
漕運總督觀此則坤實有兩外祖且皆早識坤奸矣郭
君名大昌山陽人洞徹水性窮極事變乾嘉之際數十
年凡奉

特旨持節治河及經制官河督以下遇事諮決倚爲安
危蓋振奇士也

傳又記郭君治老壩工一事其卓識廉操尤播人口當
嘉公擢總漕時開郭君吏缺爲上客淮陽道以河方多
故就嘉公乞君襄其事郭旣客河道署忤南河總督吳
嗣爵遂賃居清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
也是年八月望後消溜切灘南臥決老壩口一夕塌寬
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閘關署被衝
濱運之淮陽亭竇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
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公恇懼無所措昧爽至五聖

廟排闥敦延君拒之吳公再三謝罪君曰大人成見若何吳公曰嗣爵有成見卽不煩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十日何如君曰如此則大人自爲之大昌不敢聞命吳公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不爲少五十日不爲速過此恐干

聖怒罪且不測君曰江東國勢狃與江南接壤塞決稍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

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

發重使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耶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過廿日格不得過十萬吳公再拜請受事

君曰有一言不能從不敢任也調文武汎官各一使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卽辭事吳公敬諾君又曰蕩料皆在淇福莊距工咫尺宜聽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大人出圖章一付大昌飭庫道見片紙卽發帑吳公如約至期遂合龍其用料土作支并現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公繕摺入告又三日欽使乃至浦君故善河事至是益知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衆怒嘉慶初舉豐工工員欲請帑百二十萬河督議減其半商於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君曰以十五萬辦工以十五萬與衆工員其之尙

以爲少耶河督佛然君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康
祺按老勦工一役吳公之信任君不可謂不專且篤也
功成入告何未聞端廣薦賢耶豐工一議吏役弁兵眾
口交訾意中事也河督亦佛然何爲者耶然則治河之
事可知已顧才如郭君設稍假以尺寸之柄前明潘季
馴

本朝新文襄何足多耶

百年來談篆隸漢分之學者多首舉完白山人鄧石如
按以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游壽州晤毫人梁巖始
字衍究古法至江甯爲梅文穆公季子客獲觀梅氏所弄臧

祕府異珍暨秦漢以來金石善本篤志臨摹日嘗味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如是者八年學益大進顧知者猶罕也一日訪黃山至欽鬻篆於賈肆張皋文編修方客授修撰金榜家編修遂篆學見山人書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迹修撰驚問語以故遂昌雨偕詣山人於荒寺修撰卽備禮延之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楹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石楹旣豎不便磨治架屋而臥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頌服至此山人旣交兩太史遂輾轉

與曹文敏劉文清上海陸副憲鎮洋畢尙書相周旋奉
手而絕藝傳矣物登明堂喬喬皇皇士負不世才豈不
賴二三名公出氣力以提挈之哉

鄧山人雖以一技名其立品甚高潔乾隆庚戌曹文敏
以祝

輦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輟芒鞋策驢後文
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
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
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望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語
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四體書皆

國朝第一諸公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
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其志乃率諸公送之
轅門外上驢去後入畢尙書兩湖幕吳中名士多在節
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尙書留之
不可乃爲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
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座慚沮當山
人初入都都中作篆分者咸以覃谿學士爲宗師山人
獨不肯一謁遂蒙詆媿歸南中則陽湖錢魯斯嘉定錢
獻之同負世譽未免以私意相凌山人不與校然則書
學雖小道非有志節度量者亦未能坐致千秋也

吳江陸朗夫中丞官運河道時壽張逆匪嘯聚距濟甯
州才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公嚴禁諸官所毋
或遠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慮良奸莫辨議閉門公曰
賊未至何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脅誘
耶洞開重闔身坐其閒稽察容納民心以安未幾而

天兵殲賊人皆重公鎮靜有方略預識爲封疆大器云
陸中丞撫湖南最饒政績勞悴卒官其初涖長沙夢吟
七言長篇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
水被其澤者揮涕誦之

徐大令念祖桐鄉人宰蒙陰稱神君慈父詩文書法力

追古人餘事通王遁之術乾隆乙丑二月翰林錢嶼沙
琦屬課與分校不大令曰魁罡並到喜氣非凡意元卷
出公房乎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後並
官六卿蒙陰獄逸囚課之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
交爲陰人所察躬率役追捕半日餘不得過小村落令
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回顧有老嫗立
簷閒注日向池若意喻者飭役入池遂擒之囚蓋立水
中央手縈眾草覆其頂凡奇中多類此

乾隆十五年庚午元旦

恩錫大筵宴王大臣九卿而下翰詹科道得與庶吉

士亦得與自次年辛未後元旦多停止筵宴於是曾與
斯盛者益自幸榮遇躬膺獲飽飫

堯尊舜卣也

乾隆六十年乙卯例舉鄉闈海內重赴鹿鳴宴者四人
廣東馮潛齋太史成修湖北陳雲仲太史中龍江西李
西華侍郎友棠浙江馮孟亭侍御浩自來重宴鹿鳴從
未有在一朝紀元之中者以乾隆元年舉人與乾隆六
十年舉人同宴而四人者又皆嘗捷南宮陟詞苑潛齋
已未
陳壬戌李乙潛齋最長是年已幾百歲矣場屋美談
丑孟亭戊辰
朝廊鴻慶曠不易逢

桐鄉馮少司寇景夏藩江左時屆雍正壬子科秋試總理場務見貢院地勢卑溼捐俸三百金於各號舍加厚板一塊鋪地以防雨水灌浸後遂相沿爲例越二紀少寇孫孟亭浩典試江南猶賦詩追紀之馮氏子孫累世貴顯康祺按此雖小事非熱腸者不肖爲况一舉而惠及萬夫政不得云煦仁予義也

雍正五年馮少寇以知州開復蒙

世廟超授廬州知府並於請

訓之日

特賜貂裘錦綺端硯法帖諸珍五品微員初起廢籍仰

膺

特達至此中材以上蔑不奮興矣

三藩未變以前

仁皇帝偶思營建時李文勤相國方掌邦計

上詢有項可動否公奏云戶部無可動之項事遂止未幾吳逆事起

上憂及帑項空虛公奏云戶部存項敷用

上詰以前語公正色云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耗於土木緩急將何支持

上頷之仰見

開國名臣經國大猷去臯夔且頤不遠

或曰馬文穆公齊事考文穆康

熙八年始入官十四年始官戶部曹郎安得於三逆未變之前先有奏對誤

施愚山先生講學白鷺書院一日講長幼有序因自言少年孤露中鮮兄弟至於啜泣座中有閱牆者爲之悔感愚山實儒者其道學轉爲詞章揜耳

鄧宗伯鍾岳以雍正初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冊籍書祖可法名鄧詢之則前明史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州寄孥白下有孕妾後生一子因家焉鄧爲錄之邑庠此與初筆所紀湖北學政凌如煥取明臣楊漣元孫充拔貢部議降級蒙

世宗寬免一事蓋不啻重規疊矩云

乾隆五十三年臺匪林爽文平

純廟召見德少司空成以福康安視阿桂何如詢問少
空奏云阿桂能指搆海蘭察福康安則極力周旋之方
得海蘭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

上云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師西域海蘭察係末弁夙
感阿桂拂拭之恩故願效驅策海爲金川參贊福康安
尙係領隊一旦驟臨其上不能不謙謙自下倚爲干城
兩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賊

聖天子於臣僚分量洞若掌紋宜

授鉞專征無不膚功迅奏也

武進趙恭毅公貞操偉節諸家紀述詳矣其令商邱時白太夫人在養官署寄家信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一匣見公家世守家書真迹由偏沅巡撫迎

駕清江往返僅用白金五十兩見公所手治官書公以大儒爲名臣此特其清介之一節

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爲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蟄文成斥其撓衆急趣之旣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爲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

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疏虞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墊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合曰能生之者官摧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昇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

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竊謂李副將膽識過人不阿貴近其才豈獨可以任河工而文成忠實勿欺不肯屈人材以怙已過震无咎者存乎悔宗臣器量洵乃可法可師

乾隆朝回疆奠平廷臣有新開郡縣之議阿文成言回部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酋建國而駐大將軍於烏魯

東洋二集 卷十一
木齊責其貢賦不然恐辦事領隊大臣或有嗜財好色
不過六十年後終當有變及張格爾事起適符其期參
贊大臣武公隆阿因重進此說

上遂命直督那公馳往密議始以除夕擒張逆於鐵蓋
山蓋犬羊之性驟未可以冠帶治之文成之慮遠矣

魏文毅公嘗侍直

中和殿泛論史鑒

世祖偶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
高麗至貽後悔矣

世祖頷之

紀河閒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雋語流播最多相傳其奏對之敏捷亦爲一時朝士所深佩嘉慶初

實錄館請議敘或言其過優

仁宗以問公公不言可否而對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苟苴進者惟戚友晚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賂輒受之矣

上恍然曰然則朕爲

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請行此猶小事也乾隆某年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者臺臣密以告將興獄矣

高宗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卽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欲訪知爲何人手筆則無意中不免洩漏矣

天顏大霽遂寢其事

高文恪在康熙朝世亦稱其對揚之敏妙第聞文恪直南書房時嘗攜金豆滿荷囊如

上閱某書近侍以告則酬以一金豆卽抽某書涉獵之偶

天語垂問無不能對大意者以是益蒙

嘉賞以廷臣中博雅可與道古莫士奇若也又文恪貴

盛後頗通賓客或謂士奇襍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可得賄狀一日

上問之則曰督撫諸臣以臣蒙

主眷多有餽遺其實

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

恩遇中來也

上微笑置不問康熙按文恪以單門白士徒步游長安街遭辰遘時平陟通顯

仁皇帝數十年之矜全培護斷非他人夢寐所敢幾奈

詞章而外他事無聞其結懽內侍納賂疆臣無非爲身家富貴之計依恃

寬大巧言自文不以墨敗幸也視世之五諫從諷片語迴天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宣宗中年尤崇節儉嘗有

御用黑狐端罩襯緞稍闊令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府呈冊需銀千兩乃

諭勿恠明日軍機大臣入侍

諭及茲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風者十有餘年

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以左都御史遷長刑部上言臣

忝司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汲黯自請爲郎故事乞辭
新命而領舊秩

聖祖鑒其無欺乃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一時百僚
震懾綱紀肅然人以公爲不負所言克舉其職一

自有制藝來無以舊作時文受主知者長洲韓文懿焚
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撤闈後

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

召至起居注

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復

召至弘德殿

問平日所作必多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尙有三十二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卽鄉試墨卷也康熙按公學問經術蔚然儒宗其出處咸有軌法原不獨以制藝見長而以是渥受

恩榮正足爲潛心舉業者勸益可見

右文天子曲藝旁通卽時文小道亦莫不洞知奧奧也聖祖第二次南巡以江蘇巡撫宋尙書犖居官安靜深得大臣之體

手詔褒美恩誼甚洽公面奏宋臣范成大蒙孝宗賜石

湖二字後世傳爲美談孝宗偏安主我

聖上乃堯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業不及成大遭逢之盛自謂過之臣家有別業在城西陂乞

賜書西陂二字

上許之時直幄諸臣見

上顏色藹霽競進求書公奏曰臣老矣以齒當先
賜臣

上大笑走筆書西陂二大字立時

頒賜

明良喜起之盛熙熙一堂直三古以還所未有也

康熙朝召試鴻博之次日

聖祖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翼日下三相國公閱

上忽問媧皇補天事信乎蓋毛西河檢討卷中有此語也馮文毅公溥奏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邪則楚辭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文毅曰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西河列上卷

聖學淵博如此

聖心復詳盡如此昔陶士行云大禹惜寸陰我輩宜惜分陰科目庠序之士幸生

聖朝其無自惕矣

太宗嘗與羣臣論邊事當以呂尙爲法忠勇公石廷柱對曰呂尙能專制閫外生殺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過下所司逮訊雖佐領以下亦當與之比肩對簿其何以堪大臣以其言過懇請議處

上特寬宥

乾隆五十年舉行千叟宴漢大臣與宴者以嵇文恭公領班公年八十與

高宗同庚生辰本在六月值班口奏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許爲知禮因代定八月十五日

遣侍衛爲之稱觴時以爲榮遇云

高陽李尙書鴻藻咸豐閒以編修視河南學按試未周
奉

特旨召還授

穆宗毅皇帝讀

毅皇帝登極後

弘德殿師傅之任雖廣延耆宿而以尙書爲甘盤舊學
兩宮毗倚尤專並已合參機務矣同治五年丁太夫人

艱

謫旨開戶部侍郎缺守孝百日仍赴

弘德殿及軍機行走尚書累疏陳情乞歸終制吏部尚書王文忠公爲之代奏同時授

讀諸臣大學士倭文端公徐尚書桐翁侍郎同祿亦代爲乞

恩卒邀

俞允至光緒年高陽已官正卿遘本生太夫人終堂之戚以本房主喪無人具呈禮部請守制三年亦經禮部議准尚書之爲人子可謂守經盡禮不愧儒臣

蘇下鄉陞錄卷十一終

燕下鄉勝錄卷十二

鄞 陳康祺著

塔忠武公之戰績載在琅書諸葛大名垂宇宙矣公性忠勇亦最慈祥統兵岳州卽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字洪山之捷麾軍逼賊於沙湖塘角閒賊爭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數百人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誅其極悍者餘盡釋之一日力戰歸左右以海燕窩進公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臥草土卻弗受其篤孝貞廉又如此從古名將秉氣之純如公亦少覩也

中興名將塔羅彭楊四公隨曾文正勦立楚軍實開果毅堅貞之風氣稍後則滿臣惟忠勇公多隆阿漢臣唯子爵提督鮑公超驍勇敢戰與之齊名軍中呼爲多龍鮑虎

狀元雖三年一人而自唐宋重科目以來凡廷試掄元鮮有不游躋華顯者海鹽朱朶山殿撰昌頤平生六易官階終於六品殆由數奇初以選拔充小京官升用主事一也道光丙戌成進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二也嗣升贊善三也緣事降謫適得光祿寺署正四也由光署正捐主事五也升員外得御史矣復干吏議鐫級

歸成豐朝起廢員仍

賞主事命來京六也散秩浮湛旋亦垂垂老矣名場顯
晦各有前因修撰鄉望頗隆躡蹻終身義可無悶

福文襄王總制雲貴值南掌國貢馴象四並言被交阯
諸國劫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文襄檄諭以
國家法制森嚴賞賚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
不予之礮

上躋之一

福文襄屢出籌邊功在

社稷其生平所受

恩寵亦復空前曠後冠絕百僚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川攻克得楞山

賞嘉勇巴圖魯後卽以嘉勇二字疊爲封爵佳號異數一也索諾木就縛金川平

封三等嘉勇男班師

上幸良鄉行郊勞禮

賜御用鞍轡馬一旋

御紫光閣飲至

詔圖形閣中

上親製贊異數二也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

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

晉封嘉勇侯異數三也臺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

詔以爲將軍馳驛往勦立解縣圍捷聞

封一等嘉義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異數四也生擒林爽文檻送京師
臺灣平

賜金黃帶紫纒金黃瓣珊瑚朝珠又

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

上製贊如初異數五也廓爾喀賊匪竄後藏

詔以爲將軍疊克賊寨奏入

御製誌喜詩書箋以

賜佐以

御用佩囊異數六也甲爾古拉集寨之捷酋懼乞降

詔許班師晉大學士

加封忠銳嘉勇公會十五功臣圖像成

上復親爲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讓首
功異數七也尋

賞一等輕車都尉

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

賞其僕從異數八也由川督穆雲貴會黔苗石柳鄧圍

大營喚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遊渠
吳半生附之有

旨命督師進勦未而月立解三圍

賞戴三眼花翎異數九也屢燬賊營奪賊卡降七十餘
寨

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議衛
異數十也吳半生降

賞公子德麟副都統銜授

御前侍衛異數十一也積功無可加賞

晉公文忠公貝子爵異數十二也逮公薨

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家廟旁

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父傳恆

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喪入城

親往賜奠

御製詩哭之配饗

太廟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復奉

諭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鎮國公罔替異數

十三也其他

封贈蔭襲之稠部院封圻之重瑰珍瑋寶之錫

雲漢綸綍之褒爲尋常將相所罕有者不勝縷述異姓

世臣以被至此

本朝第一人也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爲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及公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造次必於禮法太夫人教也

汪文端之相業不以隆隆赫赫爲名高其行誼文章海內識與不識推爲正人無異喙

仁宗知公深故在內則長成均直

上齋洵充總師傅在外則安徽江西浙江連任學政始終委寄不外文學侍從之任公爲大司成選刊成均課士錄敎學者以義法三省試牘皆曰立誠編猶前志也又嘗撰爲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爲己爲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豪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爲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爲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

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
曰裁僞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
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崇
子以爲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
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
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爲轉移
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其因文見
道大指不出乎此

宣宗在青宮公盡忱啟迪非法不道

登極後獻納尤勤道光三年

手敕稱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一者兼備然則公之
輔翼

聖聰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上與伊傅比媿矣相業
黯澹何足議之一

高宗御製詩云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
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
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闕之蓋彼
教已式微已且藉以養民分田授井之制旣不可行將
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
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

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眞洋洋

聖謨也康熙少時好發奇論嘗謂今之僧道可編爲土
兵縣留一寺額設若干人半月誦經半月習武合一省
一府均其寺產爲養贍之資才足馭百人千人者別異
其名目或許酒肉或許婚娶有事則老弱留守壯者聽
調出軍有功許蓄髮出籍爲武弁人咸詭之旣又曰僧
尼宜因田設額仍其舊產縣留二所以別男女非鰥寡
孤獨暗聾跛躄者不得濫給度牒人亦以爲不能行敬

釋

聖制蓋亦借紺宇紅牆爲安置窮民之藪澤芻蕘之言

似後一說猶堪備采也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尙書北闕霜侵髻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讀者多未測其旨後始知爲趙秋谷發也蓋秋谷罷館職後益修憾漁洋薄游吳中屢語人曰邈日論詩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漁洋故答詩云爾阮吾山茶餘客話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議中也康熙按商邱風雅不減漁洋吾山斯言未免鍜薄

康熙朝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

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見茶餘客話

張稷若先生云強記之法每讀一書遇意所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黏之壁閒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揜卷輒就壁閒觀所黏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黏壁旣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投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黏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筒自富康祺按他書記此法黏壁之後尙有分爲二筒者一虛一實今日探左

筭所儲逐條溫覽投之右筭明日探右筭亦然其功尤
爲精密余性嗜古書記性最劣偶有譌述輒須尋檢率
爾下筆難免舛譌憾年少在塾不依此法行之汎覽健
忘致成枵腹後生志古尙其鑒諸

今水晶眼鏡徧天下市井駟僮且用之矣此物興於
國初珍貴逾珠玉康熙癸未

賜少宗伯孫岳頒晶鏡時蔣文肅以庶常值

內廷奏臣母曹氏年老眼昏

上亦賜之當世以爲殊榮

舉人大挑始於乾隆丙戌科吏部新議選法一等用知

縣者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
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
補訓導凡三班時謂之九流三教按此語儂巧不足錄
藉以紀大挑緣始及當時銓補章程耳

蔣文肅官庶常卽蒙

聖祖賜第西華門右

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後復

賜新第於得勝門舊例年終

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丁未冬

世宗以公母曹夫人服未除

特書金箋福字以賜王子

賜人參至十二斤皆人臣不世之

恩遇

恭讀

純廟聖製文南薰殿奉藏圖像記知列代帝后圖像傳
自勝國典在有司歷有年所自

純廟幾暇省閱內庫偶得展觀遂

命工重加裝池襲以緋錦尊藏於

紫禁西南之南薰殿復令王公大臣詳定位置謹具籍
識次第甲乙又以明諸帝王冊今貯工部外庫慮其散

軼因附藏

殿之西室俾虔視焉既竣事

親灑宸翰勒石前榮以示永久蓋

繼承帝統嘉惠前朝

聖人之用心若是其誠且篤也其圖像軸數法祭酒式善陶廬雜錄嘗紀之云

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軸七十有五宓犧氏像一帝堯像一禹王像一商湯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唐高祖像一太宗像三後唐莊宗像一宋宣祖像一太祖像四大宗像一眞宗像二仁宗像一英宗像一神宗

像一哲宗像一徽宗像二欽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像
一光宗像一寧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像
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憲宗像
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興獻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
一神宗像一光宗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眞宗
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后
像一徽宗后像一欽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像
一寧宗后像一明孝慈高皇后像一凡册十五歷代帝
王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宋寧宗止凡十六葉每葉像
二聖君賢臣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韓信止凡二十三

葉宋朝帝像一册自宣祖起至度宗止凡十六葉元朝
帝像一册自太祖起至靈宗止凡八葉宋后像一册自
宣祖后起至靈宗后止凡十二葉元后像一册自世祖
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八葉末四條無標題元后妃太子
像一册自仁宗后起至后納罕止六葉第二三像無標
題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册上册自太祖起至孝
敬毅皇帝止凡九葉下册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葉
尚有歷代聖賢像一册孔子世家像一册至聖先賢像
一册歷代聖賢名人像一册皆藏於

殿中

道光九年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

天朝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

皇太后徽號之詔畏服歡喜而來賀此爲向來緬王所無之事故雲貴總督代爲奏進

黃岡曹學士本榮爲

國初理學名臣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嘗應

詔上疏請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

大業者朝夕討論從此設誠致行自能祈天永命云云
優旨嘉納官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日侍講幄
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同年生譚鳳禎歿於京
師學士爲之泊喪譚妾生子合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
敏果爲賦古人交行學士旣卒蘇門孫徵君慟惜之謂
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

清之際道在曹子世以其言爲不可易康祺於道學家
言了無所得亦不知程朱陸王之所以異同如學士者
其視箕子果何如視魯齋先生又何如徵君所言無能
別其然否惟觀學士之事

君待友矚然不欺爲詞臣菜食布袍求盡職業恐卽此便是道學不必高語商周宋元定與古人鼎足也

桂林朱伯韓觀察居諫垣與蘇廷樾陳慶鏞齊聲號稱

三直見前又從倭文端唐確慎李文清諸公游與聞道

學之統其經術考據則與曾文正公何子貞張石洲諸

君相切劘其工詩古文與梅伯言邵位西張端甫吳子

序余小頗陳藝叔劉椒雲馮魯川六七君子及其鄉人

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異人

也粵西賊起方在籍辦團練按獨秀峯題壁詩詆毀觀

事實也且題壁詩本淺察甚烈康祺徧考他書非俗不知世人何故傳誦張忠武公之來歸也官吏多疑

之觀察獨謂忠果可任事毅然以十口保其無他忠武

卒爲名將叢臣論者謂李白之識郭汾陽殆遜之矣

按收

降張忠武事諸說互歧平定粵匪紀略屬之銅

山制府馮氏桂芬李氏元度集屬之勞文毅公朱後以

道員游吾浙浙撫王有齡駭不知兵假籌餉名恣苛斂

觀察每有言嫌其迂隨賊旣圍城觀察守清波門督士

卒守禦甚力食將盡偶得米猶分數斗饗舉人伊樂堯

樂堯經生觀察道義交也城陷罵賊死觀察忠孝大節

炳若日星而力保張忠武公功績尤偉其圍城饋粟一

事亦見平生風義云

李文恭公星沅由翰林外簡郡守不十年至兩江總督

所至百廢具舉稜稜有風骨既以母老乞病歸

文宗御極召用懇請終養會粵逆漸肆而林文忠公道
卒

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訖以

欽差大臣關防畀之而公又殂方公抵粵西憂賊甚寢
食失常度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
向忠武烏武壯皆與其事意不謂然公曰後當思吾言
耳公疾革以關防送文忠而遺表薦烏向可任其後三
公皆殄身軍事粵逆奔突徧天下征討十餘載縻餼萬
萬逆氛始洗盪無遺公殆見洪楊初起勢剽悍驍劇不

易摧思得當鄭重一戰豈懦帥畏事比哉

海昌三異者安陽許侍郎三禮宰海甯時浙人傳爲瑞
應者也時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
輿論美之故云然侍郎作令日每夕焚香告天如趙清
獻故事勅立書院延黎州先生主舉比招高才生雅歌
釋奠而親受先生易學稱弟子焉行取御史疏請定武
臣守制之例遷理少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

聖祖嘉美自庶僚至卿貳每歲必貽書黎洲問學欲然
也康祺按侍郎少執業於孫徵君他日有編夏峯南雷
學案者當兩收之

南雷講學吾州相從問學者以吾宗爲最夥而怡庭編
修錫嘏其衛道至力者也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葉文敏公將特薦寄之以詩從與
就道南雷答詩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
之意文敏以編修爲黃氏高業屬其敦勸出山編修驚
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喪軀也不如其已也再
三往辭文敏乃止編修論格物之學於師門不甚合然
黎州屈指門下必首推其篤行

嘉慶初李忠毅公長庚勦除洋匪屢敗蔡牽於浙洋以
閩師掣肘牽尙游弋海上

上聞逮治督臣而代者入閩中文武之譖疏參忠毅逗
留控報斬獲

諭密詢浙撫清安泰公賴公力陳忠毅勦賊之勇海戰
情形之難

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篤當時賊中謠有不怕十萬兵
只怕李長庚之語亦達

天聽

仁和柴虎臣先生紹炳明遺民也少有至性生計清寒
父亡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迎棺歸葬躬自負土成邱
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蘿爲之萎絕里中有避父咎出

亡者先生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笞非苦我無
父笞乃苦耳爲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爲
孝子偷兒夜入先生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拮據及
衣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邪偷兒驚而止遂勸
其改行檢枕畔百錢予之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令持出
其人嗚咽去人

國朝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餼賣藥自給先生於象緯
律厯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康熙八
年

救舉山林隱逸之士浙無范忠貞公親詣之請以應

詔固辭卓卓乎東京人物也

乾隆辛未

聖駕南巡幸無錫秦文恭公家寄暢園秦氏子姓迎

鑿者孝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
年七十壽然年六十九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
華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得六百餘歲皆近房
也漢碑云國有仁澤民多世壽信夫

雍正中太常寺卿吳隆元奏修

天壇摺內有蜈蚣八字牆語

上命交部嚴議以其不敬也

良濟二卷 卷十二
壇廟大典襄事者可不慎諸

天台齊侍郎敏悟強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
忘其應徵北上時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
八冊請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主人奉書以出侍
郎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
不譌一字

桐城諸生潘天成錫疇世稱潘孝子幼與父母避仇相
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寧山中跳走哭泣每至聚持
一鼗鼓大聲爲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
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丐者詳問所由相

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天成論學祖姚江
又從荆溪湯之綺受東林之學後事宣城梅文鼎略涉
厯算狷潔長貧老以餓死

本朝古文家必推桐城方侍郎爲正宗矣其裁成而引
掖之者實賴吾鄉一二先喆侍郎少遊京師下筆爲古
文輒工季野先生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
益之文侍郎終身誦之遂一心窮經後讀徐氏所雕九
經解三過爲文益峻潔西溟編修方以古文伏天下揚
於衆曰後來之秀也侍郎名遂大起

吳徵君農祥學長於史兼工詞賦乳哺時啞啞私語皆

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蓋生有宿根云

按徵君與吳任

臣生同里開年少皆博綜能文時呼爲虎林二吳

梁侍講幼時其父文莊相國猶未達也居鳳皇山麓夫
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侍講戲如故問
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

山舟侍講書名歷一代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
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
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臺灣開於鄭芝龍順治初其子成功復往據之時出沒
江海爲大患廈門民掘地得一碑文云生女憾難十億

相倚見者莫能測後鄭氏爲姚尙書啟聖所殄滅乃知
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從酉雞也滅雞滅鄭也鄭氏初
起海上尙書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公適爲閩督遂平
臺灣執鄭克塽以歸此謠讖之有驗者然亦我

聖清之威德震錄師武臣力有以應之一

會稽姚尙書平定臺灣袁枚作公神道碑謂大功爲施
琅所攘謝山鹿洲亦云然康祺按之官書及他紀載知
枚言不甚有徵顧尙書長子儀亦英物也儀雄偉與公
肖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前卻不自由挽強弓
百步外可洞四札聞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

功游擢開封府知府

諭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雲南總兵

本朝文臣自請改武自此始

汝儀著有憂畏軒遺集

澤州相國在直廬

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周起渭史申義對時有兩大詩家之目相國子告陛辭

聖祖問將來誰可代者相國復舉周名以對惜起渭甫進宮坊未肩大任僅以詩集傳耳

黎侍御吉雲以翰林入臺垣道光中英吉利船窺津門海口侍御獨上疏言島夷不可縱和議不足恃條用兵

事甚悉彈主款大僚言詞切直比款議決遂引疾歸咸豐改元廣西軍事急御史方家居忽辦裝詣京師補官劾湖廣總督程喬采庸怯誤事縱賊深入湘中將爲天下患已而賊果圍長沙破武漢連陷江南躡及畿輔都城戒嚴侍御奉

命駐東城一日語守者曰城上宜多積磚石守者謬諾之督責益急謂明日不具將治爾守者懼獲罪走愬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將至也大僚聞於

朝以恇擾降時論惜之康祺謂明日寇至固守者之甚

其詞第被

命守城而不作寇至之想守何事矣粵匪之變所以狼奔鼠竄天下無完城者大抵皆明日必不寇至之念誤之也嗚呼粵匪平矣明日顧可恃哉

貴筑黃觀察輔辰官考功郎時遇事侃侃持正不阿屢忤尚書恩桂又與侍郎張公爭易州牧貪墨事抗論再三同官或目之硬黃鑄石以贈觀察少奇困營屑糠和麥麩爲粥又不給則就鄰生擷園中桃實生啖之意充然不廢學蓋所蘊實深不第以風骨標異者

嘉慶二十三年

萬壽恩詔普免天下積欠錢糧各省權騰爭造冊送戶

部安徽民欠三百萬鳳陽一府尤多巡撫康公紹鏞閱冊已定未及奏遷去繼之者姚公祖同疑民欠不實行令諸道府大爲覈減屬吏震公威勒令諸州縣減造十分之四以其欠數虛報存庫州縣苦之勢汹汹將上聞姚先奏以爲官吏欺侵造冊不實請展限覈減

硃批云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慙六百里行文以原冊上大哉

王言古稱蕩蕩如天何以加焉

燕下鄉睦錄卷十二終